

神之右手

中年阿飞 / 著

如果有一天，你拥有了一只有神力的右手，你将如何使用？如果有一天，你忽然见到来自幽冥异界的客，你将作何反应？如果有一天，心爱的女孩身陷危险，你会怎么做？

2006奇幻领军力作
再掀惊世狂潮！

冥界来客

神之右手

涿鹿之战，邪神蚩尤战败而死，尸体被封于五岳之下；数千年后，他的力量再次出现在人间，化作了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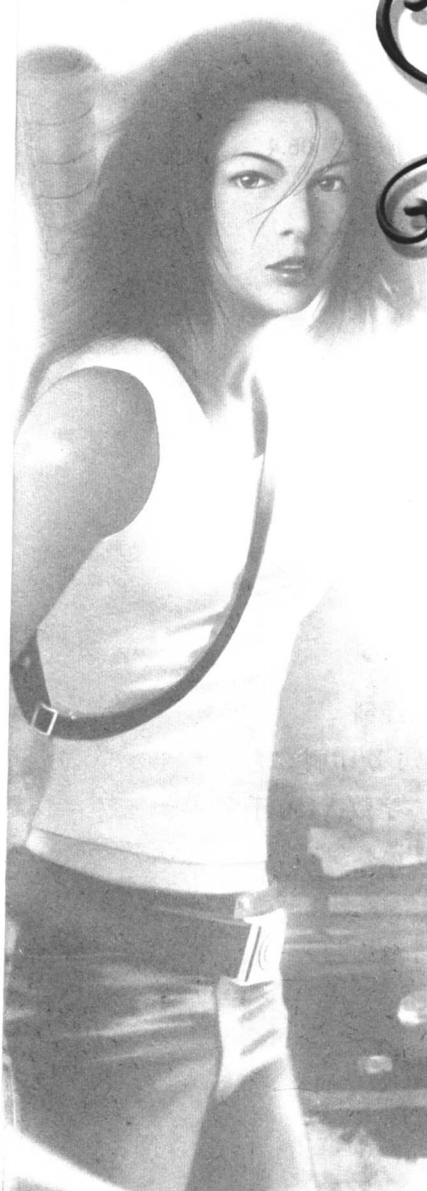
冒险，带你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冥界来客

海洋出版社

神之右手

异界来客



海洋出版社
2006年·北京

项目策划：阎安

丛书统筹：龙的天空

责任编辑：阎安

特约编辑：孙健 韩之昱

责任印制：刘志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之右手：冥界来客/中年阿飞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6.4

ISBN 7-5027-6512-3

I. 神… II. 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899 号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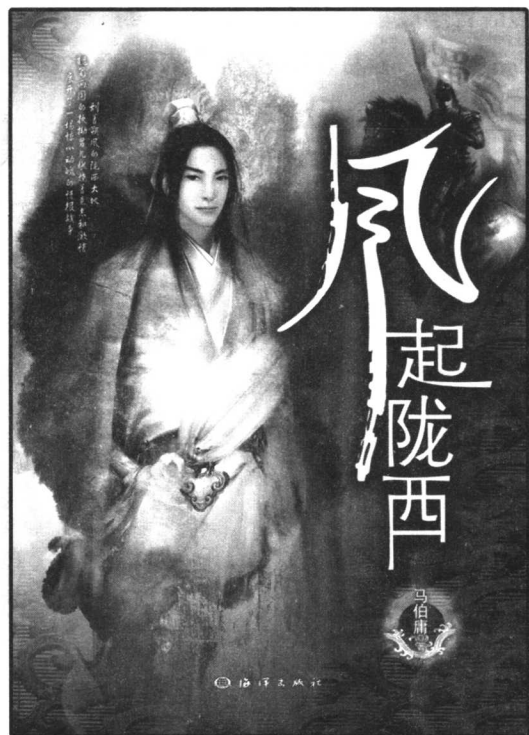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0.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网络奇才 **马伯庸** 长篇处女作,描述在
黑暗中澎湃的激情,开创新形态悬疑小说的先
河,隆重推出国内第一部 **军事间谍小说**!!



定价: 29.80元 (全一册)

内容简介:

在蜀汉第二次北伐战争的末期,魏将王双的大军遭到蜀军的新型弩机小队伏击,全军覆没。

不久,埋伏在魏国内部的蜀国间谍陈恭,无意中发现魏国派遣了一名精锐间谍潜入蜀国。这个消息送回蜀国之后,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争,在不被历史记录的黑暗中开始上演了……

全新的历史，在金戈铁马和
儿女情长中拉开了帷幕……



定价：42.00元（上、下册）

内容简介：

公元626年，大唐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恰逢妖星降世，秦王李世民被暗箭所伤，卒。太子建成登基为帝。而这颗“妖星”，正是从二十一世纪回到唐朝的李沐风。从此，历史偏离了它原有的轨迹。

生于帝王之家，李沐风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争夺皇位的勾心斗角之中，面对权力的诱惑和爱情的呼唤，他将何去何从？

异界来客

目次

- 第一章 曹季的右手 / 1
- 第二章 黑帮追杀 / 16
- 第三章 奇怪的博士 / 31
- 第四章 通风管道 / 42
- 第五章 冷冻车间 / 57
- 第六章 云龙帮的秘密 / 78
- 第七章 空中飞人 / 91
- 第八章 怪船僵尸 / 102
- 第九章 惊悉机密 / 113
- 第十章 琉球人的追杀 / 127
- 第十一章 拜师学艺 / 141
- 第十二章 天上人间 / 157
- 第十三章 赌城大爆炸 / 171
- 第十四章 琉球剑客 / 186
- 第十五章 以血破血 / 197
- 第十六章 世界运动会 / 207

异界来客

第一章

曹季的右手

如今的时代，
迥异于汝之时代，
且各种灵异之物，
再次降临尘世。唉，
汝这一去，途中将
遍布险恶。不过，汝
最大之敌，还是心
中的欲望与固执
……

“蚩尤，汝入我门多久了？”

“谨禀佛祖，弟子入门已有三千七百三十七年三个月又七天。”

“汝可知今日之世界如何？”

“弟子自入得门来，早已不理凡尘俗物，只是一心修行。”

“汝今日可已得证正果？”

“弟子不知。”

“不知？那就是尚早了。汝之心中，是否尚有对于黄帝之仇恨？”

“弟子……弟子不敢欺瞒佛祖。”

“以吾看来，每当汝心头之恨意即将化去之时，却又一次猛然升腾。汝可知这是为何？”

“弟子愚钝。”

“世人皆以为潜心修炼便可成道，但一个从未经历过真正俗世生活的人，又怎可能修得成正果？汝之心头恨意，三千多年尚不能消尽，又何况一般俗人？今日之东胜神州，黄帝子孙多有繁衍，正是末法时代，群丑倡行之时，今命汝下界，厉行磨炼。”

“佛祖……”

“记住，在黄帝子孙中，汝唯有尽量克制心中仇恨，面对各种诱惑与欲望而不为所动，方可再次回到这里。吾命汝前去，是要汝能够经历这个混乱的末法时代，仍能保持清明，汝可记住了？”

“谨遵佛祖之命。”

“如今的时代，迥异于汝之时代，且各种灵异之物，再次降临尘世。唉，汝这一去，途中将遍布险恶。不过，汝最大之敌，还是心中的欲望与固执……”

“弟子铭记在心！”

“去吧，化作他的右手，透视这个末法时代。”

曹季猛然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正躺在冰凉的地板上。虽然立秋早过，夜半时分却仍然颇为燥热，只有这光洁的地板显得额外凉爽。他

只觉得刚才在梦中被一只巨大的手掌一推，就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过对他来说，从床上掉下来也不是第一次了，小时候父亲就从来不放心的一个人睡觉。

可是，刚才那一幕……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曹季是个满脑子充满幻想的十六岁男孩，也许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又或者受到《西游记》、《聊斋》、《封神榜》之类古典文学的影响，他每天都幻想自己早上醒来遇到绝世高人传授绝世武功或者服食了猛增百年功力的仙丹，要不就是山中遇仙，学得呼风唤雨之术。

只可惜，无论他白天晚上如何想象，却依然只是一个身高一米六五、戴着大框眼镜的平凡少年，唯一可以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是那一头乱发以及脸上若有若无的笑容。

当然，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印象，头发晃动间似乎总有无数的灰尘在跳跃一般，而更令人觉得特别的是那怪异的、充满了自以为是的笑容，总让面对他的人以为他是在嘲笑自己，要不就是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什么不雅的装扮。

自小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曹季，从没有受到过讲究整洁、注意形象什么的教育。父亲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天，总是呆在不同城市的建筑工地上。

自从十三年前，双庆市市民们正式搬到这座方圆五十平方公里、高达五百多米、总计一百零八层的金字塔形大厦以来，全国很多人多地少的地区都开始模仿这种“城市大厦”的模式，纷纷邀请曹爸爸所在的公司前去帮助开发建造这种“城市大厦”。作为核心技术人员之一的曹爸爸，当然不可能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了。

好在曹爸爸认为曹季是个听话的孩子，在教会他买菜做饭之后，就不再多操心了。反正曹季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要呆在学校里，而这所曹季刚进入不久的重点高中，一直以来都以其学风严谨、管理严格而著称。

事实上，就算没有学校的因素，曹爸爸也完全放心自己的独子。曹季也确实是个乖孩子，平时不太爱说话，尤其在陌生的女孩子面前，一

说话就会紧张得脸红。

不熟悉他的人，会以为他是因为处于性心理发育的那个背反期而讨厌女生。实际上则恰恰相反，曹季这家伙根本就是一个早熟的小伙子，十六岁的生理年龄，却有着二十岁的心理年龄。

他经常躲在无人的角落，念着一首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古诗：

撑着油纸伞

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总之，那些侠义的、浪漫的、伟大的故事早已填满了他那年少的心灵，他渴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只可惜，在 22 世纪这个充斥着黑金、暴力以及高科技武器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早已让位给明哲保身主义，所有不循规蹈矩的人都已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热核大战中彻底死光了。

曹季在黑暗中看了看自己的右手，一片模糊的影子，与往常并没有丝毫不同。他轻轻地捏紧拳头，再松开，变成鹰爪样，继而转为铁砂掌的架势平平拍出。

当然，除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空气流动外，并没有任何异状，倒是汩汩的汗水密布在他裸露的手臂表面，顺着汗毛的方向流出一条条黑腻腻的河道。

算了，继续睡吧，兴许还能接上那个梦。如此想着，曹季连身上的灰尘都懒得拍，就拖起地上的毯子上床了。

当闹钟响起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六点半了。

从窗户朝外看出去，大厦外面的天空依然黑糊糊的，没有一丝变亮的征兆。

自从公元 2078 年以来，全世界各地的天空都差不多了——到了晚上就完全黑黢黢一片，丝毫星光都没有。月光不但难得一见，而且根本不会让人产生“皎洁”的美妙联想。

而在所谓的白天,那不到八个小时的时间内,则或许可以看见些微昏暗枯黄的天色,只有中午前后那短暂的两个小时,才会有一些自然的阳光穿透厚厚的重金属云层照射下来,大气会折射出一片黄压压的景象。

曹季洗漱后吃了顿他称之为曹氏蛋炒饭的早点,然后匆匆冲出了家门。这时候还太早,街道上还没有亮起路灯,四周一片漆黑,第一班公车还没开来。

曹季家离学校五站路,就是乘车也要半个多小时,而高峰时段没有一个半小时根本就到不了。

不过,曹季并不喜欢乘那种定额十三人却通常会挤下三十人的小巴,他更喜欢骑着老爸给他买的山地自行车去学校,那种在寂静与黑暗中微风扑面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的。

一路唱着歌,曹季穿过黑暗的巷道,骑着自行车到了学校门口。一辆漂亮的白色跑车也在这个时候驶近了校门。看门的老大爷早已媚笑着抢先打开了大门,让跑车可以顺利地开进去。

“拿去吧!”开车的少年一脸洋洋自得,扔出一张纸币。那老大爷高兴地接了过去。大门随即关上了。至于曹季等人,当然只能走侧门进去。

当白色跑车开进校园,拐向一边的停车场时,车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女生无意中转过头来。

方茵菲!

居然是她!

曹季显然没想到,她居然成了那位公子哥儿的新女朋友。

这个上午,曹季一反常态,坐在课堂上毫无睡意,只是不时地看着自己的右手,一边想着早上看见的云龙帮的恶行,一边想着方茵菲。这在往常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从初一开始,曹季就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坐在教室里,只要上课铃一响,他立刻便昏昏睡去;在下课铃响之前三十秒,他又会准时醒来。

当然,他睡觉的方式非常奇特,似乎是在听课,又似乎是在看书,更

似乎是在做笔记。总之，仅凭课堂表现，老师绝对会把他当成一个好学生。

尽管曹季知道作为一个普通女孩，方茵菲有很强的虚荣心，可是却没想到她会这么快就被那个出名的恶少给俘虏了。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吧，希望方茵菲只是还不知道那家伙的恶名，希望……曹季胡思乱想着，时而自我安慰，时而又觉得这根本是自欺欺人。算了，还是有空当面问问她吧。可是，现在要找她并不容易，那家伙一定会常常黏在她身边，况且她也不一定会听自己的。

没过多久，曹季的注意力又渐渐转移到了自己的手掌上面。对于昨晚的那个梦，他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在自己的右手上面。

那是一只平凡的右手，厚实的手掌，粗粗的手指，色泽红润，与那些瘦如鸡爪的男生的右手并不一样，倒是和那些中年妇女的手相差无几。

他翻来覆去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无论是大小还是色泽以及肤质上，都确实只是一只普通人的右手。

“唉，要是我真的突然有了什么超能力就好了，菲菲就不会……”曹季胡思乱想着，不觉间竟把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曹季今天不同往日的怪异举动早已引起了老师的好奇。这堂课是语文老师精心准备的一堂关于高考作文的大课，他一直陶醉在自己渊博的知识当中，但那只不时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右手却将他从教学的至高境界拉回凡尘。

现在，曹季的声音如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骤然打破了教室那和谐的状态，更令老师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课堂上，当然只有老师可以随意发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权力，从古至今从没有下放给学生过。

“曹季！你在搞什么鬼？”

随着班主任一声暴喝，曹季期期艾艾地站了起来。他居然还颇有些不舍地抬起自己的右手，平胸而放，目光也并没有看向老师。

老师已经可以确定，他是在看自己的右手。但如果只是看自己的手，这实在很难成为训斥的理由。

不过，刚才听他念叨的什么“菲菲”又是怎么回事？这时，班主任老师突然想起班上还有个叫方茵菲的女生，忍不住敏锐地想到：这眼镜崽，一天到晚不晓得在想什么，难道是青春期到了，想女孩子了？

一念及此，那个关于“早恋”的念头就深深揪住了老师的心：“下课后你和方茵菲都到我办公室来。现在，你，站到后门去听课！”老师懒得废话，只是叫这家伙暂时站得远一些，眼不见心不烦。果然，接下来的课顺畅多了。

曹季拿着课本和一支笔站过去了。好些女生偷偷转过来看了看，又很快转回头继续听课了。当然，刚才曹季最后那句提到“菲菲”的嘟哝，全班同学确实都清清楚楚听见了。

此时，方茵菲没想到老师居然叫她下课也去办公室，更是转过头狠瞪了曹季几眼。可笑曹季还以为方茵菲是关心自己才特意回头看他的，居然还自作多情地轻轻笑了笑。

不过，一想到没来由地连累了方茵菲，曹季觉得很过意不去。算了，先把这节课熬过去，等会儿再向菲菲慢慢解释吧。于是，曹季也不再去考虑老师的问题了。这节课剩下的时间，全在曹季对右手的思索中迅速度过了。通常，站在教室后面听课是很难捱的，今天却完全相反。

那真的只是一个梦？

曹季努力尝试着让自己的右手变成强有力的样子，可是这显然是徒劳的，他的右手都已经握红了，却还是没有丝毫的变化。当然，这一切早已被讲台上眉飞色舞的班主任老师——看在眼里。

下课了，老师先一步出去了。曹季与方茵菲则乖乖地跟上去。

“菲菲，不好意思……”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曹季悄声解释。

“什么不好意思？我跟你早就说过了，咱俩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你难道忘了？哼，居然在课堂上就叫起来了，别人还以为你是花痴呢。笑话你倒没什么，关键是我居然成了你这个花痴的幻想对象，那才真是，真是

……”方茵菲满脸冰霜。

不过，曹季却意外地发现，从侧面看过去，当光芒绕过菲菲的面庞时，她的脸颊反射出一片片晶莹的纯净。那瞬间，曹季几乎看得痴了。

“喂，我跟你说话呢……”方茵菲转眼间发现曹季那死死盯着她的一双贼眼，心头一阵冒火，“喂，你要搞清楚，我有男朋友的，你不要再妄想了！”

这句话如当头棒喝，曹季立刻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感觉浑身上下似乎浸在冰水中，期期艾艾道：“对不起，我知道了……不过，我还是可以远远地……”

“你想远远地干什么！”这次，方茵菲真的是吼出来了，惊得周围过路的同学都转过来看他俩。幸好办公室就在眼前，两人急忙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在老师那里，当然没少挨批，不过，总算是蒙混过关了。方茵菲也不理曹季，自己先跑回了教室。在失望之余，曹季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可以试试自己的右手是否真的有了什么独特的能力。

第四节是体育课。在学校那足有五公顷大的室内田径场上，老师一说自由活动，曹季就独自跑到了场地边上，旁边是一丛丛密集的灌木与杂草。

在这些杂草丛中，他试着用手拉扯一蓬野草，那蓬野草的根却仍然深植于泥土里，纹丝不动，他的手掌却早已勒红了。

看来，那真的只是一个梦。

他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回到田径场上与同学们一起踢球去了。

这一天在学校剩下的时光，曹季除了上课发愣，就是与同学们讨论这个星期天将在龙峡大坝上开幕的第58届夏季世界运动会。

“哎呀，只可惜开幕式安排在晚上七点多钟，又在龙峡大坝附近，而且门票又那么贵，就算我妈允许我去，也买不起那个门票啊。”一位同学不无遗憾地叹息着。

一名女生加入进来说道：“是呀，才上高一，我老妈就一天到晚在耳

边说，要考个好大学，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不然将来工作都找不到，只有讨饭……像苍蝇一样嗡嗡嗡的，烦死了。”

另一名女生补充道：“就是，我妈还说，除了安排在国庆节前一天的闭幕式，此前绝对不允许跑去看。本来还以为这次赛场离得这么近，可以好好看几场的……”

“嘿嘿，还是我自由点，我老爸不在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曹季得意地笑了。

一群同学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你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第三十五区，八楼下七楼的那个岔道你走过吗？”一名男生突然插话。

“对，那里你肯定没有去过！”大家都起哄说。

曹季所在的班级，有一半的同学原本就是这所重点中学初中的学生。曹季从另一所普通中学考入这所学校的高中还不到一个月，当然不会了解附近的三十五区，更从来没有从那儿上下过楼层。

“嗯，我没走过，那又怎么样？”同学们的起哄引起了他的好胜之心。尤其是人群中还有好几个漂亮女生。随着众人喊声越来越大，过道上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围拢过来。

“几个月前那里曾经死过几个附近学校的女生，后来还闹了鬼，再也没人敢从那条通道上下楼了。”一位男生解释了一下，说着还不断回头看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就躲在他身后的墙壁内。

“对，就是那里，你敢不敢去呀？”众人都问道。

曹季本想说，刚才自己没说哪里都敢去，只是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过，转眼间，他在人群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眼神。那瞬间，方茵菲的眼神似乎在回避，转了开去。曹季这才发现，她的身边站着一名高大帅气的男生，一脸的傲慢。曹季当然知道，那是方茵菲的男朋友，市长大人的小儿子，云步轻。

“为什么不敢？当然敢去！”曹季热血上涌，陡然吼了起来。

刚才一直怂恿曹季的男生说：“好，我们就打这个赌，你今天下了晚

自习之后就去那里一趟，我们在外面等着。如果你安然出来了，我们就凑钱给你买这周世界运动会开幕式的票。”大家齐声叫好。

“可是，谁都知道现在根本买不到票。”曹季反诘说。

“只要你敢去，票我一定帮你搞到！”云步轻说道。他的声音顿时盖过了所有的喊声，大家当然知道，以他的背景，肯定可以搞到票。好几个女生都羡慕地盯着紧靠在云步轻身边的方茵菲。

“去就去，谁怕了不成，就怕你到时拿不出票来。”曹季顶了他一句。在学校里面，云步轻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蔑视，这让他怒火中烧，几名小跟班也开始摩拳擦掌。

“算了，飞机，你还是不要去，太危险了。”方茵菲叫着曹季的外号劝道。本来因为今天上午的事情，方茵菲不是很想管的，可是转念间想到曾经多年的同学朋友，她还是觉得不能不劝止一下，同时抓住了云步轻的手，不要他冲过去打曹季。

方茵菲的话不但没有起到劝阻的效果，反而成了催化剂。曹季马上就叫了起来：“不用说了，今晚我一定去。各位同学，下晚自习后，有兴趣的都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

上课铃骤然响起，大家一哄而散，跑回了教室。

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走出教室，已经有不少好事的同学在门口等了，云步轻也在。

“对了，那个谁。”云步轻说话一向无礼，就算他明明知道对方的名字，也是这样，“今晚我就懒得陪你去了，我还要送菲菲回家。这个摄像机你拿去，把那条巷子全拍下来，明天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曹季也懒得废话，从云步轻手中夺过这部有红外拍摄功能的数码摄像机。摄像机只有一张卡片大小，使用非常方便。

来到停车处，曹季推出自行车，其他想要前去看热闹的同学都跟在他后面。这时，那辆白色的跑车从停车场疾驰而出，呼啸着消失在大街

上滚滚的车流中。

越走近那条小巷，曹季身边的同学越少，许多人纷纷打起了退堂鼓，找借口先回家了。这时，曹季一行已经来到了小巷外面。望着那条斜斜向下，显得十分幽深的黑色巷子，有同学害怕地问：“曹季，你真的要进去呀？”

“当然，这有什么。对了，你们去不去？要不，大家一起进去呀！”曹季明知他们没有胆子进去，故意这么说。

“这……好吧，我们也进去看看……”

曹季推着自行车，左手拿着摄像机，走在最前面。三名男生和一名女生抓着彼此的手，战战兢兢地跟在曹季后面，走进了小巷。

转过一个弯，后面大街上的灯光已经照不进来了，眼前伸手不见五指。置身于这样的黑暗中，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似乎都有某种无形的恐惧向这几名学生压来。他们对黑暗的恐惧感，也由于这无尽的黑色而无限放大了。

这时大家都仿佛变成了瞎子，只能摸索着前进。突然，远处传来咕咕咕的奇怪声响。一名走在曹季身后的男生，只觉头皮上蓦然传来一种炸开的感觉，转身就想往回跑，不料却脚下一滑，也不知踩到了什么东西，摔倒在地。后面几人不知道黑暗里发生了什么，也顾不得别人了，转身就往外面跑。

曹季连忙拉起了地上的同学，那人也不道谢，跟着其他几个同学跑了出去。

听着前面那不断重复的单调而枯燥的咕咕响声，曹季只觉心头一阵发怵，头皮也开始渐渐发麻，可是云步轻那傲慢得意的笑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

想到这里，曹季就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课堂上老师早就告诉过大家，在这个以科学解释的物理空间中，一切超自然的灵异现象，都是不存在的。就算人们觉得有，那也不过是想象或者幻觉。曹季不断对自己说，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只要走过这段路就好了。